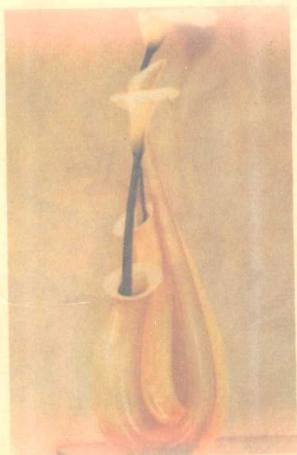


昨夜的清淚
彷彿今朝的露珠
誰來採擷

愛無言
無言的愛 深邃而無底
正如我和你的相遇、別離
都在一瞬漠然的回首中

岑凱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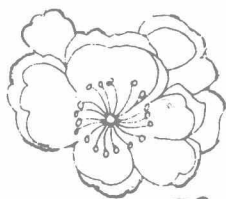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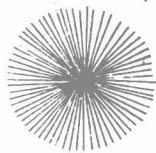
柔情



柔



情



台湾万盛出版公司授权春风文艺出版社独享大陆版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柔情

Rouqing

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63,000 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77/8 插页：2

1991年7月第1版

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高 勇 责任校对：马寄萍

封面设计：泰 然

ISBN 7-5313-0549-6/I·516

定价：4.10元

人！”

瑞玉开给莹莹的餐单，主菜是蔬菜和水果。

三年后，表哥养了个儿子，姑母回家带孙子去了。

莹莹继续吃她的减肥餐单。

俞瑞仁不赞成女儿减肥，但他常出外做生意，在家的時候少，照顾女儿的時候也少。

老爷不在家，佣人又懒，小姐的减肥餐单照开。

不错，莹莹长大了是个美人。这是遗传，莹莹的母亲根本就是位绝色佳人。

俞莹莹长得亭亭玉立——高高瘦瘦，飘着长发，出尘脱俗。

可是她面色苍白，好像连一点血色都没有。举动没气没力，说话也好像不够气似的，轻而缓慢。

莹莹十七岁，考完会考回学校聚集，大家正在开会，莹莹突然晕倒在地上。

莹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。

她患了严重贫血，需要长时期的调理。

出院后，莹莹不能再上学念书，虽然她会考的成绩十分好。

她不能做剧烈运动，她受不住猛烈的阳光，她不能过份劳累，她要吃大量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可惜她胃口不好，吃得很少。

她不再恨瑞玉姑姑，因为花医生说：她的病是先天加后天，姑姑只须负一半责任。

出院后，花医生每隔一天来给她打针。她要吃的药丸七

彩缤纷。

她变得忧郁，有一次她穿上校服，背上书袋，在房间里坐了一天。

她好羡慕那些每天上学的孩子。

好同学日渐疏远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，谁肯天天陪她关在屋子里？

俞莹莹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寂寞。

俞瑞仁看见女儿便心酸。莹莹是他的独生女儿，莹莹是他唯一的亲人，看见莹莹不快乐，他也伤心。

他为女儿请了个伴，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，她的职业是特护。

温蒂的职责，只是陪莹莹聊天。

俞瑞仁知道女儿喜欢画画，他请了个男孩回来教她画画。

每天上课的时间是四时三十分至六时，那时候的阳光很柔和。

可以在花园上课。

司马傲是美术系大二学生，二十二岁，一个很有性格，很有气质的男孩子。

莹莹是初学，画的是线条。

司马傲不大喜欢说话，莹莹根本不想开口，两个人上课，静如深海，声沉音寂。

每次司马傲上完课，匆匆忙忙便走。

他不会迟到一分钟，也不会迟退半分钟。

“他真是个怪人！”温蒂望着他的背影，“比冰雪更

冷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。”

“看样子他一定忙着去会女朋友。他很有吸引力，虽并不太英俊，但是，有很多女孩子会喜欢这一类型的男孩子。”

“是吗？”莹莹漠不关心。

“是啊！我的男朋友和他是同一类型的，当然没有他那么大的吸引力，但很相近。”提起男朋友，温蒂眉飞色舞。

“改天请他来吃饭。”

“好呀！”温蒂兴致勃勃，突然又叹了口气：“他很忙的，我们一早约好的约会，他经常临时取消。”

“他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药剂师。”

“下次你们见面，跟他说一下。”莹莹收拾画具，温蒂连忙抢着做：“我一定会转告他！”

回屋子，莹莹坐下来休息。

温蒂把画具放好，回来坐在她的身边：“莹莹，我一直没有见过你的男朋友。”

“我根本没有男朋友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相信？”温蒂笑笑：“那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但愿是个男护士。”

“我年纪那么小，最重要的是念书，想都没想过交男朋友。”

“可惜你身体不好，不能上学。”

“唉！”莹莹叹了一口气。

“要多吃点东西，吸取大量营养，这儿空气那么好，你应该很快可以复元的。但是，你吃得那么少。”

“我没有胃口。”

“心情和胃口有关。你不快乐！”

“我有理由快乐吗？”莹莹苦笑。

“这时候，有一个男朋友，应该会好些。”

“我是个病人，又虚又弱，不能跳的士高，不能开快艇，不能坐快车……连游乐场，看恐怖电影都不可以，几分钟会晕倒。这样的人，会有男孩子喜欢吗？”莹莹摇摇头：

“就算有人可怜我，我也不想负累别人！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，只不过一点贫血。吃药、打针，多吃东西，适当运动，很快就会好！”

“我很疲倦，晚饭前，我想睡一觉。”莹莹站起来。

“好的！晚餐准备好我去请你。”

莹莹缓缓上楼梯，温蒂望住她的背影叹气。

对温蒂来说，这是一份乏味的工作。

莹莹永远不开心，俞家永远暮气沉沉。

但是，薪酬好，这是一种吸引。

有时候，温蒂也很同情莹莹。

母亲早逝，父亲虽然爱她，但父女难得在一起吃顿饭，俞瑞仁永远都那么忙碌。

温蒂每星期还可以放假一天，出外和男朋友约会，或者和家人看戏、吃茶、逛街。

莹莹哪儿都不能去，每天困在屋子里，唯一的消遣是画

画。

四点半，司马傲又来了，量六件粉蓝T恤一条牛仔褲，一双运动鞋，永远简简单单。莹莹已在等候他。

他批评她的线条画得不好，哪条落笔轻一点，哪儿要用点力。

莹莹画了几条他都不满意，于是，司马傲握住了莹莹的手。

莹莹面一红，把手轻轻抽出来。司马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，他甚至没特别留意莹莹是男是女，也没想过莹莹会害羞。莹莹做得不好，他就亲自动手。

他看见莹莹不合作，不高兴：“你自己画，又画得不好，人家帮助你，你又拒绝。你学习态度不好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莹莹垂下头，眼睛都浑红了。

“发脾气？哭呀！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流眼泪，一流泪，以为男人就心软了。我可不会心软，因为我从小就看着女人哭！大哭、小哭、狂哭都看过……”

温蒂在旁边看不过眼，过去把莹莹拖过来：“坐着休息一会，喝杯鲜奶。”

“今天到底还要不要上课？”司马傲叉起腰，婆婆妈妈的，他很不耐烦。

“莹莹，还继续吗？”

莹莹微抬起头，看见司马傲烦躁的样子，她有点怕，轻

声说：“我想睡觉！”

“好，我陪你上楼！”温蒂接过杯子放下，扶了莹莹进去。

温蒂伺候莹莹上了床，到花园，看见司马傲还叉着腰在画架旁。

“你还没有走？”

“六点下课的，现在才五时十五分，我没理由走！”

“刚才你对莹莹实在太过份了。”

“我不觉得，她做得不好，难道我不应该教她？”

“哪儿不好？”

“看！这条线，我说，这是画树干的，要用力一点，粗一点，看吧！她画成什么样子，又轻又细，这证明她不用心，又不肯接受人家教导。”

“她不是不用心，是没有气力。”

“嘿，连画条线也没有力，她根本没资格学画画。”

“你完全不了解她！”

“我不需要了解她，我的责任只是教她画画。”

“你不了解她，就不能教她画画，什么叫因材施教？俞先生没有告诉你莹莹的一切？”

“他只是叫我用心教他女儿画画，我已很用心。”

“你知道她多少岁？”

“只要她付学费，由十二岁到七十岁我一样教，年龄对画画没影响。”

“她十七岁，十七岁的孩子应该做什么？”

“上学！”

“她并没有上学，当然也不会出外做事。”

“啊，连学都不上。”司马傲轻蔑的：“这样的千金小姐。”
“她喜欢上学，但她不能上。她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样享受学校生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随便问，完全不关心。

“她患了严重贫血，还在养病，整天困在屋子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画画是她唯一的享受。”

“她？”他伶俐的眼睛多么惊诧：“是个病人？”

“你还能骂她不用功？”

司马傲放下两手，擦着牛仔裤：“欺负弱者是很不应该的。但，我是无意的，谁知道……唔，她是有点瘦，脸很苍白，怪不得要请个特护。”

“我不是她的特护，我是她的伴儿。”
司马傲看看表：“我要走了，明天来！”

第二天他来的时候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
“今天我教你画鸟！”

“画鸟？”莹莹被吓住了：“我连线条都画不好！”

“静止的鸟，不容易捕捉它的神态，飞翔的小鸟就简单。看着了，一、二，完了。才两画，像不像，容易不容易？”司马傲说：“你来试试看！”

莹莹很小心地向下滑，一转又向上，再在下面中间画了一条小线，倒很像。

“唔！你的鸟太瘦太弱，看样子一个星期没有吃饭。再画一支强壮的。”

莹莹浅浅一笑，继续画她飞翔的小鸟。

□。事端快出会□出然座，学土育□氏献”

花小蕊拖着源轩的手回家。

“爷爷，回来啦！”小蕊看见花健宁，放开源轩走过去，偎着他撒娇。

“轩儿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到书房。”

“在这儿说嘛！进书房干什么？有什么秘密？”

“这是男人的事，你没有兴趣的。乖，去洗澡，快要吃饭了。听话啦！”

花健宁哄了孙女上楼，他和源轩进书房：“小蕊被我宠坏了，刁蛮、任性、脾气又猛。今天出外玩，她没跟你吵架吧？”

“又不是第一次，差不多都习惯了。”

“她对其他男孩子很凶，对你特别好。”花健宁含笑问：“我知道小蕊很喜欢你。你呢？”

“她很漂亮，很聪明，很活泼！”

“答非所问。”花健宁说：“你们是青梅竹马的小情人，我希望亲上加亲。”

“外公，等我事业有了基础再说吧！”

“你是非英联邦医生，要在香港挂牌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：一、到英国或加拿大、澳洲深造一、两年。二、接受非英联邦医生公开考试。第二个方法快，而且我担保你轻易过关。”

“我两条路都不愿意走。我在德国，根本就是个有资格的正式医生。我能在德国挂牌行医，在香港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这是法例。那个认可试，对你来说实在轻而易举，一点困难也没有。”花健宁旧事重提：“当年你父母要移民到

德国我就不赞成。你成绩好，一定能考入港大，老远跑去德国……”

“外公，这些事，慢慢再谈，我也不急。”

“你还年轻嘛！”才二十六岁。现在就挂牌行医，人家看你一张婴儿脸，又俊又棒，可能对你没信心。”

“我主要想陪陪外公。”

“反正你有空，明天和我一起去俞家。”

“俞家？”源轩问。

“有个病人，才十七岁，患了严重贫血。由病发到现在，快四个月了，天天吃药，隔天打针，就是不好不坏。很头痛。”

“原因在哪里？”

“这种病，要吃得好，睡得好，适量运动，最重要是心情开朗。”花健宁摇一下头：“她很悲观，有一次她告诉我，生存没有意义，活得不好，倒不如早死。她吃不好，又睡不好，打针吃药，没重过一磅，唉！伤透脑筋。”

“这个病人，应该接受心理治疗。”

“叫她看心理医生？她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她不愿意就不要强迫，否则会有相反效果。”源轩想着：“其实，我们可以双管齐下。”

“唉！我这个老头儿无能为力，跟她说，她看着你不说，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？”

“这一类病人，大多数忧郁、孤单、寂寞、生活空虚、胡思乱想……”

“对！对！她就是这样子！”

“必须令她的生活充实，她才会爱惜生命！”源轩在想着：“踢足球？不，太剧烈，网球都不行，呀！可以打乒乓球，游泳十五分钟，每天加时……”

“你最好替我想个办法。她令我不胜负荷，每天我要到医务所，要到医院，隔一天还要到俞府替她打针，那条路又长，我实在吃不消。如果不是和她祖父是老交情，我会放手，介绍另一位医生给她，唉！负担太重。”

“明天我们去看看……”



温蒂看见花医生带了个漂亮的大男孩来，感到很意外。

莹莹躺在床上，等候花医生替她检查。源轩进去，四目相投，彼此都感到愕然。

这俊朗、潇洒、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是谁？

源轩一直以为这病人是个男孩子，想不到是位清雅秀丽的女孩。

“这是莹莹，最乖最可爱的小美人。”花医生给他们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外孙——源轩，他也是位医生。很年轻是不是？但是医术挺棒，更有爱心而且判断力强。莹莹，今天就让源医生给你看看，好吗？”

莹莹没有什么表示。

源轩提着药箱，满含笑容，极度友善的走到床边，开始为莹莹检查。

轻轻翻开眼皮，按下眼皮看看，又亲自替她量温度血压、按脉搏、计时……然后他挂上诊症听筒，用手想解开她睡袍的第一颗纽扣，莹莹连忙用手按住睡袍。

“我想听听心脏。”

她垂下眼，手始终不肯放开。

源轩望了望外公，花医生连忙说：“轩儿，到外面喝杯茶，温蒂会好好伺候你。我和莹莹要说悄悄话，外人不能听。”

源轩拉下听筒，收拾一切。

“对不起，源医生。”她很怪的说。

“没关系，外公是个很有魅力的医生。”源轩脸上仍然挂着微笑。

他离开房间，温蒂果然在门外等候。

“请到楼下吃些点心。”温蒂看了看他，穿套奶黄的西装。花医生一流，连男护士也一流：“花医生从未带男护士来过。”

“我叫源轩，源医生。”
“源医生，真对不起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其实，一眼就应该看出你是医生。”

“医生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气质、风度，高人一等。”

“噢！我一定是最差劲的医生，气质、风度都差人一等。”源轩跟随温蒂走进餐厅，温蒂给他倒咖啡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我刚被这儿的小主人踢出房门。”

“莹莹不会这样的！”

“是夸张些。”他喝着咖啡：“她不让我检查。”

“莹莹很害羞，因为你是男医生。”

“无论男女，在医生、律师、神父的面前没有秘密。”

“她没有秘密，她只是不习惯和异性接触。”

“你似乎很了解她！”

“当然！我是她的伴儿。为什么不吃些点心？”

“等花医生一起吃，我以为你是她的特护。”

“我本来是做特护的，但在这儿的身份是伴儿。”

“应该怎样称呼？”

“叫我温蒂！”

“温蒂，俞莹莹这样害怕异性，她和男朋友怎样相处？”

“莹莹根本没有男朋友！”

“噢！如果她有男朋友，对她的身体很有帮助。”源轩再问一次：“真的没有异性朋友？”

“最初我也不相信，虽然她有病，人瘦了点。但她的确很美丽，不可能没有追求者。原来她不喜欢交男朋友，只喜欢念书，可惜她现在又不能上学。”

“我已看过她，虽然不够详细，但是，我可以肯定的说，要她康复，第一步就是要为她找一个男朋友。”

“我万二分同意，但是，找谁？”

源轩摊一摊手：“我离开这儿几年，由德国回来不久，我连自己都没有朋友。”

“对！”温蒂叫起来：“司马傲！”

“司马傲是谁？像武侠小说的主角名字。”

“港大三年级学生，念美术系，教莹莹画画的，每星期来五次。”

“莹莹喜欢他吗？”

“她向来没什么表示。”

“司马傲喜欢莹莹吗？”

“他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他曾经把莹莹骂得哭了，后来又逗她开心。他也很情绪化，喜欢的时候会说什么话，有时一天没开过口。”

“艺术家的脾气。外型怎样？”

“不错！算好看的了，有性格而且有气质。”

“你提出来，自然认为他可以配得上莹莹，任务就落在你身上。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把他们拉成一对，莹莹有了男朋友，一切会不同。打针吃药，不能医好她的心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可担当不来。莹莹好像和全世界的人绝缘，司马傲根本是怪人一个。”

“你不关心莹莹？其实，也不太难，在他的面前说她的好话，在她的面前，说他的好话，再制造机会，不就行了吗？……外公来了。”

花医生坐下来，佣人送上咖啡和点心。

“莹莹向你道歉，她说，她并不是不尊重你，只是……这女孩子很保守。”

“我了解的！”源轩点一下头。

“莹莹母亲死得早，一直就不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这次闹病，她变得更消沉。”

“我常常说：病人生理上的病，如果不是绝症，是可以克服的。心理病，如果病人不合作，就麻烦了！”